



江戸繁昌記

四篇



76
4107
4



門 76
號 1107
卷 4

天保六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四編

江戶繫呂日記

假宅

畫寫

字校

新梅園

馬喰街茶舍

麴所

角乘

克巳塾藏板

江戶繫呂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

述道德二字

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

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

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

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

人為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為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

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

孟子之時也以大瓠朝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

浪論屈子亦未知平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偶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持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飢又來，於是坐大哭，孰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界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開常例。放參亥柝，捐々打更。在打四點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擊手。廁屐淨手之响耳。苟日新，又日新。一洞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款，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妓擁火桶，置鍋爇羹，使紙當扇，撲々有声，為玉潑紅，獸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年來月，大災二月背烟遠，買林木，造化高，買三停，次雜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好由。福兮禍之開代。競豪花時。

三月極奢燈節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射鼠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富貴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罹火數庫又得人不能時來
周噫巨資索噫已矣通街地券一旦奪人為言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鋪土着地主遠為天竺浪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卿
之薄命今則連鴛兒了髮恩波衣着並辨於卿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下奴暗
暗飲淚故意含西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何立
何立差別哉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遭富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黃世也今不世其憂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諺所謂臥俟果報未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鳴六百初掃舊語兩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少得意因屏迹墨水買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歲雙蝶睡花鴛鴦領波水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算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二年前妾甫七歲
始鬻陷泥適當假館繁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物經火肆土則生金此言蓋此理

斯土久無災或有却好庶經火復

言未畢析声急飛叶報涌街火起呐喊翻海鐘鼓驚

天蝴蝶夢遠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頸鸞翻處分

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万

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脫姑蘇

軍楊妃迷馬嵬麗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烟數百妾

媵放王氏閹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脱兔娼妓有烏

聞初庄司氏經營法例八陣五街四達十字九通往

而如復入竟難出一門北開溝環三方暗粉流賊外板橋

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違惑向溝訣步

桃花流水蓮華拔泥大姊隔烟喚小妹樓婆踏火導

了兒兒嚶々叶若不復如平生喚對門人聲也所謂

一炬焦土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歸灰假宅繁

昌於焉乎在

筑波峯白野雲含雪膾殘魚細江風尚冷禹瀨鑿水

遊舫罕繫母寺孕春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數百步

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密自然成籬井泉玉溢

自由通池聞得婉轉声新鶯洩春數了兒相招閃

出左顧右眄躊躇覘算一了兒反唇道可恨汝高聲

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事高調何

須一兒豎眉道汝後音急叱易却責我奈何喃
爭不已忽聞鴛兒喝道我兒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唳一聲群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籠了髮篦錦褥奉盃獻嗽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薰姝起身臨浴磨碾理玉締
給拭光禮六浴用上飾上給遂令一粉姝梳翠鬟去影雲盈手握
餘垂地酥雨瀟滴薰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爭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踈影曉鶯單潤香
紅粉勾施靚粧始新恰好衣篝烟足使起更又忽看
小妓等搬贈件件色々又陳又實金玉山堆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些寸志使哉姝
一夕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師匠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師人早至禮云士於大夫不敢拜仰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慶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為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知是不勝喜會幫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顧師人道先謝家好畧言先音先生畧間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官送到方草
方纔賜告顧時看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煽付空看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着了兒排一
西肉諸謔一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景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妹待約間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一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鈎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出蕭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拜前頭觀世音具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深身深慈悲何使從即
本占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銷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長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却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鏡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後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永
宮羽穩叶詞意清妍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杳渺

凄婉商調入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
雲蓋不堪清怨也。姝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
內頓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扇。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熱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趨灰恐後私覲有禮
役志干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与祭禮節同樣同趣
且其破格求沽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焉。假宅之葺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田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
東續之于花川戶樓榭至斯漸盛綴葺橫築斜達曲
苑北到今戶橋而止。為五街散為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爭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發揮
真個龍宮湧。逢鳴浮洛。神手招相妃目挑水路之便
為港况葺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与
花對觀花瓜觀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風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矧岸邊簇花夏而
益艷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

無秋掉月舟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繁絃嬌曲
江頭又方假虎邱閑却金龍山畔月嫦娥幾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上流吟魚秋而無
白晁神祠曉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蓋舊例也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辭塵假歸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山家逃洞假寓劇術往來顧盼眼炫脚躓僧微笑過
非因拈花士欺策曰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得不
內顧命婦孺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塵至蟻群農推
商推與觀祭般也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囚

者多問何如就囚曰下品家為要強也要強者謂之
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過仲春不禁其奔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虜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獻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一命南年女甚陸生前年隨母遊江戶不幸母病遂斃
客舍道途遼遠不能歸葬殯廣德寺而太令乃奔忌
岸莫臨行家嚴誠曰聞客冬吉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強中道速趨主一魚適勿少誤顧盼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狠顧蟹行

得虎視脚少施眼少斜道心惟微早被那夥活捉祭期有
日豈忍飲酒水漿不入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銜韜玉待賈護花怕風
或聞其聲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鶯羽梅村
水隔時送暗香醉客望門攜欲問梅樓丁遮闌道謝
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客艷然作
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參
府以還職務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閑而天又
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一夕妻豈欠十金備盲
若曷不認這兩刀視人開口叱若盲其在此丁搔首道

實不瞞官等說賓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語請謝
問鄰家客喝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
來熟未受屈首若如何把我辱倒太且吉原是公花
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句丁道我公賣固是未知
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已乃惹利害豈莫誤官等
曷不自認兩刀視刀開口客喫理辭塞搔首道是
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
世感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綠陰先生江頭春詞十首飲其二證繁華詩云嬌
艷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翻

翻戀着看花人

簾上鉤時日脚收燭籠伴客過橋頭了鬢來報劉郎
至歌吹洶々動玉樓

村婆連臂佇立樓外一婆道阿呀這箇真是生活舞

樣本邦呼小偶如
謂雜樣專稱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

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樣殿樣專稱
比樣賤一等這座小娘寸分

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昨

日拳螺堂所拜觀音樣並悉立今仰活觀音樣並皆

座且連座摸樣与昨謁五百羅漢樣一樣亦似數

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瘦彼此調合便

好取那肩與這目亦一穩當拔這鼻種那口亦一全

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蓋眇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

塗必定抹痣方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

李個出色亦沒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

道孔子登東山小魯沛家見老婆些顏色沒有不唯

我已略觀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則彼影亦沒

有

那邊擊節高歌光頭數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

是也詳于太
平志箇一邊播鼓彈絃狙公使狙也他百般演

戲往曲售伎際晚始散天已暗各樓々疏外焰毬燈

疏內燒華燭，万星一連光明欺，書可謂不夜城，或是
水晶宮，蕩子少年，嘲弄紛譁，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
道：那位上頭嚴曷？若此請少解嚴微，哂何費上頭人
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錫，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
半田稻荷。僧着赤衣巾，執赤轎，道路售舞世謂之半田稻荷，半田地名稻荷，櫻神世言櫻祠狐依。狐媚想巧，否則
達广大師。俗間大師，捏像皆緋衣。苦界十年，本來無一文，作癡生
々，緋衣上座，汝每夕磴茶。妓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磴茶。側微可憐，一耽
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辦得禮錢否？千請万請，此為
第一義，我有肯欠錢亦已，汝言守道亦已，枉尋
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莊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面良雖莊，胸畧無墨，地位雖高，丹
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
得麼，千媚万佞，唯是冶態惑世，錦衣駭愚，暗夜瞞客，
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手為字，倩人口，
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妓曰公真大醉耶。如古妓高
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侯，揚卷罵
伊久。院本要語，千金入氏。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倒妓，汝
落媚，汝為那郎，沒年自鬻，典衣及禪，却是那人，原來
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媚，作者曰：言原言
語古今一口，其于世異者，固人所不能知，而且時言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婢妓之客騙
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之聖人
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
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
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
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及肌膚
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
皎齒眉濃而曲有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
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
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
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爭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
製精良大幾如組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綬貼
肉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
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屐錢開步
來時憂々鳴斬新組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
有阿娘知履聲

假館狹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一加之上是以屏障畫席衆客混夢俗謂之割床管
氏割席同榻戴氏重席異趣如遇和氏專坐或引嚴
氏之足右屏內妓道自邂逅適願來或有為不鳴日
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与君並茂恨不為比翼
鳥与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
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
髭足縮如有所指願為襪纏君踵如有所指為帶攀腰之願為禪貼臍
之願妾是之願然或聞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鳥侯
秋風誠然妾死凡桃色薄夏深實熟願望君食色取
實牡丹姿艷春曉空枝願不寔故欵欵假泣把玄髻

置他膝上此膝看地運指送唾上此唾自恐鼻為之阻
薰得膏香衝鼻客不覺啞下此啞軟手撫脊道吾娘曷
遽為此言叶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肯聞士為悅已者死斯人而僕亦將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汝二言愧箇腰刀割難何用牛刀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屏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麥飯否妓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惡喧雜安心唯期庶老
厭畝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舍本江戶十數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葳水澆香魚秋而山尋黃

草林打熟柿，螢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壓寒篔簹。蓬窗上
峰團藥擁紅爐，情話負薰暖。煨栗聞烟，香爇肉覺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唯此已。江戸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歲居。半本年，那災奴家。家初馬喰坊
而延燒，豈寓卷坊。橋南席未暖，當夜復燬。遂賃小橋
龜未炊，間一日又灰。數日間三遇火，焦髮爛手，脫身
為幸。什具衣着效莫存，豈不苦聞如王那。雖鄙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戸客道殆然，且祭禮盛遠
近，所無例屬。如火數日演戲，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戸

予亦妙年，嘗扮櫻丸。院本天神記所謂容冶伎熟，自盡一場。
在存使女兒悅，使父老泣。自西自東適遇江戸客遊。一遊一豫為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奇，鄉黨稱妙。迄今為口
寶頃，木挽坊觀秀朝訥升等，所為真兒戲場。妓道奴
家小少，嘗任和泉坊。在坂以故與叢助。今三津松之助。今繁
源平。今約照世。今百等識西河岸也。北哉藥研堀也。不動每每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譽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託身無岸。忽聞枕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蓬蘆花深處。任風吹醉，歸撐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屏間妓道，
所唱不識何咒，
所扶不知何簿，
客哂道：
卿不學何甚？
這箇白氏長恨不佞，
亦要與卿如是，
卿肯否？
這本韻府日用難欠，
這冊欽錄緊要物件，
今世不尚實行，
博識為主，
考證穿鑿，
巧屬辭賦，
此為學者，
乃不佞亦將以此為射祿釣官捷徑，
嫁名娶利方便，
掉三寸舌，
揮一本筆，
早晚我將為黑頭公，
思卿堪夫，
人未，
然此是遠到未可邊期，
目今可期，
有夕近貨，
當路家某託，
散口周旋米，
此託十分可期，
即日得報，
先送數金壽，
卿決不食言，
卿若謀異時榮，
朕幾不厭

今貧窶，
聞卿放期，
亦近，
豈不好時節，
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
卿勿慮白頭，
且卿原長烟花，
後來無嗣，
然長卿青雲，
卿勿慮白頭，
且卿原長烟花，
後來無嗣，
然是固其理，
安例置七太中，
万不幸壞，
那期誤，
這到從卿四方安心，
一呀擇地立命，
交頸偕老，
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
卿先祠中，
妓收襟道，
胡說休費，
何等醜耻，
婢今雖賤，
非生為之，
婢父親亦某，
一藩士，
以道去國，
求志，
老家婢不幸，
幼見背，
遂墜此火坑，
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誨，
膝下日用之，
則行舍之，
則藏，
又曰，
得之不得，
曰有命，
若向言貨，
某請說何等，
不學，
曷不自愧之甚，
若論語亦未會得，
守死善道，
世借不尚實行，
何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辭賦於道何若狗若
豕不堪受汝澆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邊有言南無阿
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啼
衝心左屏之笑聒耳枕聲送急紙聲洩微前後攪
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
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具體徒博淨財全盡
乃至先師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銖迷矣々々
累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
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說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轉多羅三菴三菩提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勃如何眠得醉語高低
忽怒忽笑時發許邪聲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
為賓汝少為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
客爭驚欲撒醉力不勝衾內有聲低而遠道佳々眠
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為何時
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遣令酒弟眠々々客
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淵須臾為褪妓不得已丟
衾扶起客便浪踰欲出然屏障為圍左衝右觸手足
所下足沒所投困得腹急喝道此如何把我置獄叱

汝畜生汝欲我負扑乎我生正直攘羊未曾出鼻末
曾叱不祥何為這凶模樣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
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
發姊妹叫喚衆客相踐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槍榆枋也一
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
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車亦然其
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勢爾矣扇亭於吉原亦鵬
也勢以異鳩故直就魚土而假葦而客亦盛往然而
蝸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美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大政同一轍大人所為小人固不
知也此冥而緹遊為野馬止塵埃也雖繁雖昌於鵬
其何聞大文亭亦効鵬可謂大字不虛乃二館假本
所也猪牙飯舊抹待乳山雁声比常落日本堤豪客
原厭紛雜名姝怕浣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
情知存寂寥中了兒也離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
他皆訴不平共倚樓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
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為知寂寥至斯昨
夜殘更睡偶醒遠々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
明一了兒道喜助丈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住吉踊狂

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往回呈伎朝際晚
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華礼人往鞍馬走槍戟
過兇輩何不合一年為此田舍住歎々說痴時更欲
闌月落天黑小塚原頭犬吼声信々遠聞

○畫鳴

一名金龜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鳴去江戶十四里記中有何
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
事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館
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及
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

而畫鳴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乘非常機
勢非常妓而為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
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
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鳴亦非常筆
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瀕可一里周廻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
崑不甚險瀕而望之譬如一大龜仰潮然金龜之號
蓋取諸此島之南天万里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
釣艇沒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
婉々舒翠疊々橫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

鳥嶼點綴或歌或側富峰突兀擊雪於翠螺之西雪
光螺色上下交射東瀕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
皎如展素潮之呼吸潑雪刷霜人之往來點墨滴粉
真一大活幅畫鳴之為畫豈虛也哉遊客賽鳥一葦
直達如遇潮退履沙可走鳴以屠沽櫛比一酌可買
石徑曲折幽樹疎密行數百步而仰樓門宮殿布置
金揮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為遊屨樓之想據崑頰
瀾瞰石怒水渦龜出龜没于峭絕壁下膽寒毛豎不
可久留壯觀可知下天女洞怪崑繞洞左右鬪鋒激
浪碎崑前後噴珠洞內暗黑揚燭照之爽氣披霜冷

液滴漿人咸恐燭燼遙拜而出為鳴之東邊漁蟹占
崑人烟悽懼步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
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出鳴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
向之舟去今之舟來西之雲流東之雲疑可謂活筆
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
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將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
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撈海抽崑或負
或提兼投相助一夜間捏造箇靈鳴豈雨霽風收彩
雲搖曳琴音拂空只看天女跨龍抱琴和彩降鳴海

演人民伏沙拜彩，歸依渴仰，莫弗起大信心。爾來建祠安神，威靈十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來降遊島，不復跨龍，不復踏雲，卸副笄，脫襲衣，粧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蝶翅猶濕。想天上亦學時世粧，妙姿不勝衣。徐々運蓮步，不慣履土，焉堪踐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鳳雛未習飛，鶴脰移步遲。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從衛照步相顧，相答。轎夫昇空輿，啣烟管，遙殿於後，擗兒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媪額手仰，靈真人弗起信心，就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姊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寧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罹災，假館未就，吾官便拉呀親上頭遊，皆道阿呀從視，橫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撫腮道：好笑。

仙姝原來困踐沙，況陟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賽祠，幫間執帶歌妓攬袂，姝乃據崑角俯幽宮，幫人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乙姬，隨即出現。俗謂龍女曰乙姬姝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者遊龍城幫道：爾々安德帝亦海人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帆。小說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道：那邊便是友盛所現，靈之所豪含笑，道快太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喫畏初不甚欲入女洞穴不知容幾萬金畢竟可畏者在此不在彼
買炬炬洞遂纒移步幫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
邂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
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窺低々道若有
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屏息走出遂至前高
課蚤探魚早者蚤女打筋斗兩股朝天垂髮倒海少
間無信忽者瀾倒處抽頭喫潮客顧兒道那是所謂
人魚波瀾起伏者足者手若有所見早已挾教大石
决明出

學校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阿直岐來師
太子聖王仁來獻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
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
元年 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尊禮然未詳其所
及瑛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學在干朱雀東鄉
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學而弘仁中冬嗣公叙
勸學院次行平公起學學院且 清和帝詔頒新
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鄉學皆建而文
教盛行世漸騷亂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權
歸武人倚馬之筆職之秋氏寺其地僧其人逮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為其人而其政奉其世而其教布
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
學初在上野元祿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
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
勵多士之心爾來歲時丁祭祇行選舉例課於是乎
列侯劬德競起學校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
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民鉅儒應
世生或延為王公師或聘為侯門客泮水餘沫濡我
鯁生文字為生呬唔卒歲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
澤所由也哉於戲

或云今學校反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
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
今之不及豈獨我已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
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
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
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
毛氏言水旋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
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
外束以圓隄漢時既然况今古之不及此亦一證但
愚鄙人未會國典所存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薈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六十列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尼，回也皆如愚。羣居混雜，假宅也，似割床也，似一所義塾裏書生十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攻史學，或研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鑿字義，有構文，有練詩，各由性近，精于勤，成于思，看一箇狂生，机下畜一壺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似既而醉，玉山將頹，慷慨高歌，々々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乘，奔逸飢寒奈至此，驥將老，樞痛無，伯樂龍臥，艸廬將軍不願見，放碗忽笑，拋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廝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攪，我默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揚目道今日天氣好，我將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從，否舞雩詠歸，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經公汝聽，汝每言經義為任好，々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說經義，躬欠經

行從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未嘗
孟未會試言何如汝喻利汝斂氣汝欺已汝愧天豈
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惡在經義為任聞汝
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
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谷已爾不知
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跌坐貴人面
前猶不戒夫跌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
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
儉讓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
汝近欲干某侯人車求緣插木為脚方纔拜家老思

跌附同

是鉤斗祿意所為汝曷不羞媚與媚寵並獲罪於天
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論孟來經義所在
我說喻汝且聞汝梳櫛女弟子何等醜閨門不治曷
談經義却是世間多中愚人猶拜汝等仰儒猶指汝
稱經生我佞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
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
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也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焉
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品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
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右詩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々。子類先生，汝亦可謂務校管攻墨討荀論呂讀不可讀會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兩句，歷史家汝論歷代歷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何關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惡智為鑿也。聞汝亦有字說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稱陸氏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學問無益於世道，與用於人心，猶為何熱思，猶為何默識，妨之何害，憤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成，穿耳謹聽汝等，近々所為，為我未知乎，觀花為詭，訪假取樂，花字則花不醉，墨田川花眠，花川戶花作詩，立證自然不免粉氣，刮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魚懲若奈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省，衣着鬻盡，典及書籍，治遊無賴，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懷新肉節，名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惡惡子矜挑達，經義所成耶

郭學步子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大笑々々猶有々々我昨假寐之夕偷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密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池向為古汀勢箇衣濃時欲字加甘那是
不那時世扭戰乎此所是塾無用無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聞刻漏八點闕黨童子遑忙來報先生
既臨趣早參講衆生一發挾書而起書牌無用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髭祠幅員萬畝地形如環植籬屏
內水繞其外土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寬自
覺趣別又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立
橫斜交枝據西起樓寂亭建榭連接延北並潔以待
遊客迨東引水水之遠近時七秋草開七秋草日出為某集
桔梗為辛牛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未開東交南雜木扶疎
叢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媒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晚而太比其飄零適遇墨水

櫻開園雖滌香客易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黃
魏紫富貴逞相然富貴難保異乎梅苦操筭日而衰
于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綠昏梅子始青幽禽占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萼蒲墜白蓮花發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繡卷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復盛虫声悽咽露光輝妍使人目爽
心淨凌霄翻雲桂香薰月蟬吟欲嘅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香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枯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粧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聞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夕庵
善繼樹業不墮花声卉木歲繁客鳥日昌予謂江戶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葉點雪綴珠巢父操烈飛燕肌清奇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士人數箇湊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為少然不屬民家委茶湯亦無所飲况茶况
酒况得觀那他美人翱翔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箇道未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閑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少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聞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情百兩那情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悅否一箇道有々固有然非我
悅之我為他所悅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辦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譁頻喚梅花湯解醒醫渴

一席占座一夥坊丁一箇仰頭道雪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小名汝聞汝為平京快
吐一句小笑道七名汝無學排諧爾非平京也排諧謂之
汝低言之外聞甚惡七道八汝聞乎裏坊貧乏寺社

能作ト火ラ近頃每日烈風汝等用心ト小道汝冥言貧乏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學者請問聞我坊名王善讀馬鹿國音鹿音歌且馬鹿
亦可讀耶ト小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キ然ク比ト富ト本ト清ト水ト並曲曲孰優未聞名主宣
名汝知乎名主馬鹿名何八道舍之外聞殊惡七道
何惡何管聞者一時之辱俗問不聞末代之辱通語丁道
墮理破興學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識卓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執筆運思尋句或埋首
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
生道佳句拈得新奇思驚汝等然風但以酷佳苦對一
生道好詩佳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
一生道弟你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
了數遍喚羅濂堂建立聲一般也似馬鹿
一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鞭思一人低声道此
隣家唐人喧雜聾人那亦日本人何如却學唐人字
句綴巧原來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惡得如我三
十一字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遠以此
貴恩以此互執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能歌人家相依探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
而足易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可謂不忽覺
輕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看一位名
姝微行問花數了兒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
白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嚴無嚙袖之陋緩立花
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衆位喫
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高之藪佳園名莊十百何限花木之淵
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美之好梅者富於梅愛菊
者豐於菊富於竹豐於蓮奇樹妙草豐富爰極且如

梅園之富，權貴一舉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日記斯一區小園，以為美觀，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莊，則為第二園。古梅莊古矣，而滿園與梅不取別本野梅也。官梅也，細梅綠萼，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橫地，鴛鴦紅梅空疎瘦老怪，何所不有。何乎舍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客舍

日脚西春，人影鬧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晚膳已具，請各位就餐。眾客便齊下樓，一字兒坐下。舉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等？主人不肖，賓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首時看村婆十數，連臂來投，手中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看傖父數名，披雨衣戴晴笠，着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着醫者，行膝者，商者，行李早着，婢奉盤請沃，搬行李，收杖笠，着々泥鞋，疊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歲，萬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貴裝無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貴臨照，舊謝々得，既又新感。

感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
察然隨燬隨築新構愈華主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
五期三災加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俗問人套語
去秋一豐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
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墨忍池
開帳數所淺草從繁兩國從昌想所見勝所聞主
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聞拐子從蕃各官省之客
道諾々銘在心願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舍賞之不
視王道冬早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槁幸々前日一
兩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大根蘿蔔俗
曰天根

極貴比常三倍

百本一桶
十二銖金

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俗謂

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蓐

風藥醫奔走汲々鬻藥百服一人
十二銖金婢報賓臨主納頭道少

間告暇請寬心安歇

一客跌坐按摩師從後拍肩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客

道博士汝住甚處摩師道淺草近邊客道聞醫人出

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察々汝等辛苦師道

小可其實窮儒今為之出於不得已可客道如然方卿

手可戴師道曷然彼舉於士此舉於市天將降大任

苦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固其理且比他鬻身五年我

賣手五十

按廣通例五十錢

却是過分客道先生

唐士

亦有按

廣廢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孟子所謂為長者折枝趙注以為按廣依予先生所觀按廣博

士始見階史按廣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已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賽青山

京師清水觀音開帳于長谷寺

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少緊師道諾便偏祖極力按符以先生

欲不為左祖得哉客道先生想汝浪士籍係何藩蓋有舊主師道

有若無原來我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庶人升於公

今則不然百州說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廣允可憐噫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自點國中學董我兒等數名並蒙選拔大恩賜月

俸差江戶就學要亦以我富豪有錢爾他其羅張童

不為不多然終不擢全緣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學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學也餒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述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未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密通錢王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話頭聞係貴列果然麼乙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上列河內郡本吉田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朝臨死遺命瘞黃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為水所沮半途虧功次享保廿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凡四鑿之並不果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屬首募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懇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方官點檢督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輪水役徒一日七十名結課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黃金二分呈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歸於其人等手儻或不獲實覆如故毫勿傷其地且所算之費聚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從辨之火無遲滯證據嚴實今凡其請地方吏民一體知之甲道今果出麼乙道事在我費足時分後未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晒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妙乙道固陋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戲場梅幸機技出活

幽靈於懷，且人化為貓，貓復化為人，尚機入機，又幻
又怪，那優巧思，古今一人，春戲一番，鬧天驚地，今度
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是輕業師，不排優本
色，豈足為奇？徒弄機已。」丙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
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伯夷，上手妙
人，豈在錢？」丙道：「汝村學不知時變，不會權宜。」丁道：「我
固村學，汝亦村學，汝如會權宜，今度一件局初不行，
貨我誠，汝勿惜。」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
府下，長煩公衙，累被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出於汝出
於汝，丁道：「胡亂休說，原談演戲，惹此議之，有理猶非。」

丙道理無二本爭，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
豈不所謂常談出豹？」都俗謂戲言出金出鬼，並好出豹，甚
惡相視，調笑乙道：「南蠻樓上」河編一酌洗惡，因走淺草，
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發出去。

晝間寂寒，逆旅常况，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
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本兒至，放在數本，
道：「這是八犬傳，那是八笑人，這是新板客道，繁昌記，
嗣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藻字本，
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猥雜大方，孰閱却，
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兒道：「何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于邦大夫
睡于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干門犬睡于穴狸睡便
欲使之讀之絕倒醒睡忽看一客自外煇道不可思
議之夕夕今日西國觀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
年紀廿上下顏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
展卷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切自由自在全不異於
使手放剪絞成又把箴線施技觀者不覺其為脚遂
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悵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
足繁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步何思天又
出此脚夫子云後生可畏真然之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無全廢無棄才
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猶繁昌一物如靜軒手
亦然短半於人却能寫昭代之繁昌未可必言無用
可憐哉一奇手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
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惡々不動
脚便飢其腹不動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繁昌記嗣出
容翻彼翻此道這也猥箇也雜想並出靜軒手居士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焉自繁
昌記出來都下遇諧謔新本出或從言悉成予手知
識支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閱之意巧筆健並莫有

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禦人
內自訟已有感於聖人之語焉顧有心之人可憐之
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少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
之何哉頃者觀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
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兒把吾編號以外人置
之其次吾陋豈得與名家諸先為伍乎且以其新本
改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為
伍哉且其選取真儒遺實學褒實儒擢虛名次非其
次評非其評蓋阿所好之為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
其人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內三在
外合為十三街帛舖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宗
燒於鐵牡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舖之源亦濫觴
于此三四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
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管公靈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
平川神本管公祠滿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顯者曰龜
戶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仰
為書神學童禱請依焉乃每廟忌廿五日咸放棄而

賽所々在々參拜極繁況平川祠當劇街賽兒納頭
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々請教兒手上俗間謂筆進日手上阿
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容百件也依果
然鼓也可得箇也可得資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
願月增廿五日年加正月正月擎恣意縱遊一日飛紙鳶
一日乘竹馬昨日放淺草昨日觀兩國今日打陀螺
明日爭錐鬯朝兼蜻蛉女弄金魚且噉所愛黑犬牙
白犬爪赤犬贏得勢猛更請兒近日拋右誤手某門
門監那斯執棒嚇兒伏其使那斯脚麻手軟不能復
執棒情願是望々々廟前神樂臺上一祝打鼓一祝

鳴笛一巫女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剪紙換柄祝家謂之幣
且揮且運往一回圈豚而行神樂錢兩點爭擲只
看錢數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將去祝念道願本月
牌落亦如此平川亦有
西關以西水利欠便千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來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直驅入關一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數甲叫乙應隔馬行談為頭一
甲不顧高叫舍弟汝舍兄弟親疏口彼此通用能飲能食前夜婚禮不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爭忌
得永生只望醉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少義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遺奠因思我不求冥福死
後香奠無益乎我庶幾臨挽忽甦千奠一飲萬奠二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叟今晚快死弟則候甦奔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揮四五盃
比少覺醉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殮那新田老婆害氣欲我困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勉强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遂

呆了去既而歸家會遇鄰舍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叫出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醉我以為未醉偶如斯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些响且竟尻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禱初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歩々不讓事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矣
老爺一喝叱退那厮先人原來是紙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舍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敵敵戊叫前頭搶來々々須堅執
魯快避歩休為向藩見責拽公家爭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來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重。文為貴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呵，我固可避。春次之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辭稼，猶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卒生不知農重。農是邦之本，得丘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必習何？武士之夕夕頃，一武人至，乃與乃馬，又槍又劍，杖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身尊嚴，及來宿陪話，間我故意試，呼壁間字，覆書詩歌，主人不相識，耳他，却不知一字。客人不相識顧左右言他，曲々何士人，突叫大

緊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曷輕我。我農決不讓，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君視商，商倨傲，由士屈商，今却奴視士人，况農乃我往酌園，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燒香下簾，忌良亦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貴，想一勺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指挾龜頭，行溺繩々，溺過不絕，如絲放聲，歌詞云：四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邊有拊節者，不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聲。

市谷八幡

殿宇翼然秀干，麴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丘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戲場，揚弓肆下，則屠戶酒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數箇士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是通謂下坊闔於山手。南北高燥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壯。尾紀藩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蓋不止此。吾輩住山手，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住下坊，即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姬挾口道：官等實幸，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

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樣，館亦美，玉亦美。謂妓曰玉通語風俗家法一恂，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狹床，豈如新宿廣。張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姬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遠。姬堆笑道：如婆山王祭禮，麴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妖，却為怪。士道：姬，汝翁尚在乎？姬道：猶存，猶健。去年己出米符。俗間入至八十八必頌今年又得曾孫，婆奔於翁。當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遠。姬哈哈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褐皆穿短，朝讀五經，夕講七卷。士顰眉道：好々，休說古風。漸道請問汝夫婦並

壽並健必定養生有主。姬道古所謂伐性之斧。斯語可知 欲幾年時分。姬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絕。士皆笑道。謹奉誨。

○角乘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蓋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乘。則不然。得角居危。乘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夷。左股折。右肱折。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戲場。忽者鉤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履乘木。操棹撐出。遂用履齒。輪轉材角。轉々幹得揚。

波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一陰一陽。大往小來。材木則直方大。履齒則跛能履。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既而豎梯子于木上。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橋下便上行。負吉升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橈遂。晉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揚于王庭。豈不高尚其事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闔足而直立。為四顧額手。為遠望之狀。虎視眈々。爵不困于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變作大字之形。大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却履校。滅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豐其。

沛忽反身倒乎後取謂顛顛有隕自天真是初登千
天後入十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舁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自乘取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焉
絕五常曷變况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變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焉今秋七月十五日姬藩孝
女山本氏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焉人雖好焉曷害斯道要繫昌之
奇觀亦可以觀盛代之餘變獨異近年地震洊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且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奧州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汝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變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已戒之而夫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正心者致之
無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局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古之學辭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變之小伎何辨焉奇變作行角乘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變可乎噫

好

行高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雨屐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欤因思今斯高叫好蓋亦一
是非意所有使教人总是非爭買炒也哉好々嗚呼居
七亦是筆高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爭買

繫昌記四篇終

